

AI来了,博物馆不再只是“看”

岭南文化大模型数字人“张九龄”亮相广州市文化馆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谢婉莹
周欣怡 朱绍杰

“大家好,我是AI主持人、来自岭南文化大模型的数字人‘张九龄’,接下来将与大家共同见证这场跨越千山万水的珉琅艺术对话。”

8月30日,广州市文化馆“火淬青蓝——当广珉琅遇见景泰蓝”展览开幕式上,数字人“张九龄”以开场主持人的身份登场。逼真的形象、自然流畅的神态与表达,让现场观众耳目一新。

这并非广州市文化馆首次引入AI服务。今年6月,一批搭载AI大模型的人工智能导览机器人就已进驻广府园,承担导览、互动甚至表演任务。整个暑期,这些“赛博导游”不仅以科技感吸引大批游客打卡体验,也有效缓解了高峰时段人力导览供不应求的压力。

今年暑期,更多文化场馆也在积极探索AI赋能文化服务的新路径。从智能导览到沉浸式体验,再到观众共创,技术已不再只是展厅里的新奇摆设,而逐渐成为公共文化服务乃至文化生产的重要工具。

AI主持人: 让历史人物“活”起来

在广州市文化馆中心展展区,数字人“张九龄”作为AI主持人为新展惊喜开场。盛唐名相穿越时空,与现场观众共赴珉琅之约。这一数字人由岭南文化大模型实验室面向文博与文旅场景推出,旨在让历史人物成为可交流的知识入口。

为还原人物风度,岭南文化大模型实验室团队依托高精度表情捕捉与肌肉模拟技术建模,使“张九龄”的面部神态几近真人;基于深度学习的实时口型驱动算法,则确保每一句主持词都声形合一、自然流畅。如今,“张九龄”已从实验室云端走到观众面前,在实体展览中实现实时互动。通过互动大屏,观众可围绕诗词、历史、岭南风物等话题主动提问、层层深入,在问答中感受岭南文化的深厚源流。未来,这一能力还将拓展为智能讲解、专题导览、沉浸式教学及文化IP运营等场景化工具,持续释放文化数字化的创新潜力。



岭南文化大模型数字人“张九龄”作为AI主持人亮相广州市文化馆新展

AI导览: 让文物“开口说话”

2026年暑期,AI导览已成为各大文化场馆的普遍趋势,文化服务的个性化时代正在到来。

看不懂木雕屏风的细节?别着急,“轻声呼唤”陈小福’,或轻触腿腿,便能启动实景识别与智能问答。”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陈家祠)副馆长曾思平介绍,今年暑期陈家祠推出国内古建博物馆首个AI眼镜智慧导览项目,虚拟导览员“陈小福”藏于眼镜中,将沉默的文物化为有声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6月,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羊城晚报“博物天下”等联合出品的“广东国宝地图”智能体,也可为用户量身定制文化探索路线,并深度对接导航功能,实现一键直达。

AI眼镜的普及,意味着“一套讲解服务所有人”的传统模式正在改变——同一件文物,不同观众可从不同人口理解它。观众由被动收听变为主动探索,多语言与无障碍功能更提升了文化可及性,让博物馆服务触及国际游客和特殊需求人群。

AI入画: 让观众走进文化现场

在广东美术馆沉浸式数字展厅内,一幅幅岭南美术经典作品于光影流转间“活”了起来。观众穿行其间,仿佛被卷入画中,与笔墨山水的呼吸同频共振。

今年6月,“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从上海回到广州。“我们利用最高、最大的展厅专门打造了沉浸式数字体验区。”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绍强介绍道。那些曾深藏库房的名画,以720度光影环绕的方式与观众生动相遇。

如果说AI导览改变的是获取知识的方式,那么AI与VR、动态投影、三维建模等技术的结合,则进一步重塑了体验文化的方式。观众面对的,不再只是展柜中的静态文物或墙上的图文展板,而是一个可以进入、互动乃至探索的文化场域。

与此同时,AI在文化遗产的存档、研究和保护中也发挥着提高采集效率、精细还原细节等作用。例如广州凡拓数创在山西小西天沉浸式数字化项目中,利用AI算法精细还原文物细节,建

立“悬塑盛景”数字档案,并通过3D、VR等技术将其“迁移”至北京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

AI共创: 让每个人都成为创作者

宋锦团扇的制作已到“珍珠装饰”最后一步,没想到这一环节竟要交给AI完成——将扇面拍照上传,AI自动分析纹样与构图,精准计算每颗珍珠落点。对照布局图贴上珍珠,一把珠光宝气的团扇便大功告成。

这一幕发生在广州市文化馆数字文化体验厅内。通过“文化语义理解—多模态生成—实体制造”的全链路流程,观众可将数字创作直接转为实体文创,从创意到成品最快仅需30分钟。观众的身份由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提问者、体验者乃至内容共创者。

“人工智能不再只是被动的创作工具,而是深度介入艺术作品的概念建构、互动机制、感知逻辑之中,形成多样化的创作路径。”上海大学美术馆馆长马琳说。在这场人与技术的协作中,AI提供的不是标准答案,而是无限的可能。

千年广州,气脉雄如此

“城脉千年——广州建城2240年得名1800年学术研讨会”在广州艺术博物院举行

羊城晚报记者 郑与时 刘一颖 朱绍杰

“气脉雄如此,由来是广州。”明代戏曲家汤显祖途经广州写下的千古名句,在400多年后再次迎来回响。

8月30日,“城脉千年——广州建城2240年得名1800年学术研讨会”在广州艺术博物院举行。来自考古、历史、文学等领域的顶尖学者汇聚一堂,聚焦“城脉千年”核心命题,通过考古实证与理论思辨双向互证,系统解码广州两千余年文明演进逻辑。

文物见证一方水土

日前,“城脉千年——广州建城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同步举办,展出来自广州地区文博单位及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等机构的藏品410余件(套),梳理广州从“任嚣城”到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发展脉络。多位学者专家从遗址、出土文物出发,还原出广州绵延不绝的城市发展轨迹。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春声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庖厨炊具到乐舞百戏,从楼阁仓廩到舟车出行,无不映射着岭南先民“饭稻羹鱼、舟楫为生”的鲜活日常。“这些器物不仅是工艺的见证,更承载着多元交融的生活方式,展现了一方水土的烟火气与创造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通过线上作主题分享。依托金兰寺、甘草岭、南越国宫署等考古遗址,他梳理出广州数万年来不曾中断的人类活动史。“广州区域文化源远流长,它既是岭南的,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一件件出土实物,清晰还原中原礼制向南传播的历程,有力印证广州城址千年不变、城心

永续的文明特质。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全洪则透过秦汉至两晋的出土遗存,回望岭南从“和集百越”走向安定繁荣的历史。在他看来,广州建城两千多年来,核心地段不移、区域中心地位不变,“永嘉世九州荒余广州皆平康”等砖铭,正是这座城市安靖富足、包容八方的珍贵历史物证。

文脉传续城市精神

解读广州,既要观照物质遗存,也要深挖千年文脉。展览中特别展出了不同时期的艺术作品与经典古籍,多维度展现广州城市与文化发展脉络。研讨会上,学者们从城市文化、文学经典、海洋文明等角度,进一步挖掘广州的精神内核。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结合观展体会,探讨“如何讲述广州”。在他看来,广州最大特色是“千年商都”。展览突出作为城市的“广州”,将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附着于具体事件、场景或建筑,并引入文学与艺术作品,丰富了展览的表现形式。一座城市的气质,藏在代代相传的诗文之中。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教授

彭玉平以“诗性城市”为关键词,铺展开广州绵延两千余年的文学长卷。从晋代吴隐之、到唐宋张九龄、苏轼,再到明代南园五先生、清代岭南三大大家,无数本土与流寓文人在此留下篇章。“广州的历史,是一部用诗歌化成的历史”,诗意浸润市井烟火,沉淀为天地与人共生的城市精神。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枢纽,海洋是解读广州绕不开的视角。广东省社科院二级研究员、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广东历史学会会长李庆新提出“世界广州”与“广州世界”双重分析框架。他表示,在两千余年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进程中,广州从未缺位,诞生了唐宋与明清两个光彩夺目的“广州时代”。“‘世界广州’联通内外,‘广州世界’辐射四方,二者互为表里,正是广州两千多年长盛不衰的海洋基因”。

“城脉”与“国脉”紧密关联

广州既是中国民主革命策源地,也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从三元里抗英到辛亥革命,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广州起义,从首届广交会到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广州几乎成了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本次展览叙事延伸于当代,

讲述广州作为高质量发展领头羊的时代故事。

“有了‘勇立潮头’这第五章,名城‘广州’方才真正立得起来。”陈平原在参观完展览后对第五章节感触最深。这位生于潮州、于改革开放之初求学于中山大学的学者,对广州的变迁有着切肤之感。“每次回来广州,都能感受到特别大的变化。”陈平原说。

“我们千万不要忘了,广州的‘城脉’是跟‘国脉’紧密相连的。”陈春声特别提到,广州根植岭南独特地理生态,既保有鲜明的地域文化风貌,又自南越国时期便承袭中原典章礼制,地域认同与国家认同深度交融。他指出,近两百年间,这座城市一次次承担民族重任,不负历史使命,参与推动国家的政治文明与经济社会进程,呈现出“城脉”与“国脉”紧密关联、交融辉映的鲜明特质,也奠定了其永续发展的根基。

王巍在总结中表示:“2026年,当我们纪念广州建城2240年、得名1800年时,我们回望的,不仅是行政区划名称的诞生,更是这座城市两千多年来在历史深处寻找文化支撑的历程。”立足中华文明探源的研究视角,处处考古遗存,诉说着广州城心常在、人脉常新的故事。



关注2026南国书香节

名家齐聚 书香正浓

罗家英、周国平、马伯庸、沈石溪与读者分享精彩写作故事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熊安娜 谢婉莹 阎回 实习生 张栩薇

8月30日,南国书香节进入第4天,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B区内热度不减。年届八旬的香港粤剧名伶罗家英携传记亮相,现场清唱《Only You》引发阵阵欢呼;81岁学者周国平携《至人庄子——周国平的庄子课》与读者对话,用“两个简单”回应现代焦虑;作家马伯庸带着新作《秦二世必须死》坐镇,笑称广州是“福地”;“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则以《独牙象王的传奇》分享真实大象保育故事。4位名家同日现身书香节,与读者亲密互动,现场高潮迭起。

罗家英:戏台与银幕,皆为本色

年届八旬的香港著名粤剧演员罗家英携全新传记《罗家英传:由舞台上的关公到镁光灯下的唐僧》亮相,一开口便把在场观众拉回青春记忆里。

自8岁首次登台,罗家英已走过七十余载从艺之路。出自粤剧世家的他,1973年成立英华年剧团,1988年与汪明荃组建福升粤剧团,影响颇广。20世纪90年代,他从戏台走向银幕,凭借《大话西游》的唐僧、《国产凌凌漆》的达闻西等经典角色被大众所熟知。分享会上,他现场清唱《Only You》,引来全场欢呼。

谈及戏台与银幕的“双栖”生涯,他认为粤剧演员的“格格不入”恰恰

是优势——常年在舞台打磨出的眼神、身段和人物塑造方法,是普通影视演员难以积累的。而反过来,他也把舞台上的台步、念白节奏糅进喜剧表演,形成独属自己的风格,让电影镜头里带上一股“戏曲味”。

最近几年,不少年轻人把戏曲元素融入现代表达,比如经典粤剧《帝女花》旋律改编的说唱歌曲《大展鸿图》火爆“出圈”,让传统戏曲以更潮流的姿态重新回到年轻人视野。

罗家英坦言自己平时也会刷短视频,却也留意到一个现实: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接触到传统粤剧的美。他鼓励年轻创作者在追逐潮流的同时,多回头看看传统粤剧的根。

周国平:守住两个“简单”,便不焦虑

81岁著名学者、作家周国平携新书《至人庄子——周国平的庄子课》,与湾区读者对话,借“至人”的庄子智慧,回应从少年到暮年读者的生命追问。

周国平坦言,近年一直在做“清理仓库”的工作。两年前完成80余万字的《西方哲学史讲义》后,他将目光转向中国哲学,从孔孟老庄切入多年研读心得。“庄子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哲人,关于他我有太多话要说。”强烈的表达欲促成了这部新作。

在周国平看来,庄子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将本体论、人生论、认识论三者完美结合的哲人。过去研究者常将庄子的认识论概括为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周国平却看到另一面:“庄子毕生

对世界本质、人类认知边界不断质询追问,中国哲学家里认真做这件事的独此一入。他被‘误解’了两千年。”

这份被误解的智慧,恰恰对当下最切肤的焦虑。周国平从庄子处领悟到,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是生命和精神。庄子给出的答案,是生命贵在纯粹。周国平将其化为通俗表达:守住两个“简单”——物质生活简单,人际关系简单。“我们绝大多数的烦恼,恰恰来源于这两件事的‘复杂’。”他说。

庄子讲“至人无己”,周国平则将其化约为生活的减法。在这个信息过载、关系缠结的时代,守住物质与人际的“简单”,或许是对抗焦虑最朴素的铠甲。

马伯庸:在历史的缝隙里打捞被忽略的3年

作家马伯庸携新书《秦二世必须死》与读者见面,现场座无虚席。他笑称广州是“福地”,每年都来,“读者从没让我失望过”。

新书聚焦秦二世胡亥在位的短短3年。马伯庸透露,构思始于2019年探访秦咸阳宫遗址时的一次顿悟——巨大柱础与《史记》中“绕柱走”的记载相互印证,让他萌生了“没人刺过秦二世,我来弥补这个遗憾”的想法。在他看来,这被多数人一笔带过的3年,恰是中国封建王朝底层逻辑的“孵化器”:分封制还是郡县制?思想、军事与政治碰撞异常激烈,“把这3年讲清楚,中国封建王朝的底层逻辑差不多就能看清楚了”。

面对结局早已写定的历史题材,

马伯庸的底气来自“三明治”写法:历史大事不改,生活细节求真,中间“历史的缝隙”留给虚构,但必须符合人物性格与时代逻辑——“他也许没干过这件事,但他干得出来,这才是对历史的尊重。”

谈及书籍的国际传播,马伯庸认为书籍是文化输出的“压舱石”和“源头活水”,无论新媒介如何丰富,手边有书便有了踏实感。

他还透露,下一部长篇小说预计年底面世,是一部抗战题材作品,讲述郑振铎等知识分子在战火中保护古籍的故事。从秦末到民国,他始终对准历史洪流中那些被时代裹挟的人——他们做出的选择,最终汇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模样。

沈石溪:真实的大象故事,比想象更动人

儿童文学作家沈石溪新作《独牙象王的传奇》是“动物大王在长隆”系列第二部作品,以生活在清远长隆的非洲象“碧波”及其象群为原型,将真实保育事件转化为动物文学故事。

发布会上,长隆集团高级副总裁董贵信介绍,2015年一批产自津巴布韦的小象来到清远,大多只有五六岁,面临重新适应环境和建立群体秩序的挑战。经过多年保育,这一种群已稳定繁衍。就在新书发布前一天,园区又迎来第13头在园繁育的非洲象幼崽,种群总数已达36头。

沈石溪从事动物小说创作40余年,曾多次以大象为主角,但过去更多依靠知识积累和文学想象。“这一

次不一样,”他说,新书中的人物、情节都有现实依据,“既是一部文学作品,也是一部纪实、科普作品。”共同参与创作的作家叶瑛在采风中发现,小象为何成为“孤儿”、如何跨越山海来到中国、独牙象“碧波”如何在象群中建立秩序——真实世界本身就提供了足够丰富的文学素材。

谈及动物小说的创作观,沈石溪并不把“教育意义”当作先验命题。他认为,母爱、竞争、合作等情感并非人类独有,不同物种的生命是平等的。他更看重故事是否真实动人、能否帮助读者理解生命与自然。“如果这个故事能让读者对生命有更多理解,对大自然多一分敬畏,我就愿意把它写出来。”